

怎樣依靠羣衆辦好學校

教育資料叢刊

教育資料叢刊社編

5
372.11

871

教育資料
叢刊 怎樣依靠羣衆辦好學校

編 者：教育資料叢刊社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印刷者：（見正文最後頁）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冊號：參0005 1951年11月原 版

字數：77,400 1953年5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13,001—20,000

定價2,800元

目次

東北民辦小學重點調查報告.....	王奇(一)
東北民辦小學的一般情況.....	鮑俠影(一九)
瀋陽市羣衆辦學概況.....	陳明(三四)
遼東省金縣依靠羣衆辦學的經驗.....	于新臣(三九)
湖南省「鄉學鄉辦」工作初步總結.....	湖南省文教廳初等教育科(三三)
湖南省常德縣第八區南湖鄉試行「鄉學鄉辦」總結.....	常德縣人民政府教育科(四四)
川南內江縣民辦農村小學初步總結.....	鄒作聖(五二)
廣東省饒平縣艱苦辦學的經驗.....	饒平縣人民政府文教科(五七)

廣東省五華縣是怎樣解決小學經費困難的……

五華縣人民政府
文教科 (五八)

目前皖北民辦小學存在的主要問題和整頓意見……

皖北行署文教處
初等教育科 (六二)

熱河省朝陽縣下扣花林村的民辦小學……

張青山
教員 (六六)

湖北省沔陽縣潘家場的民辦小學……

吳治勤 (七〇)

我怎樣走羣衆路綽辦好學校的……

史瑞芬 (七四)

我們怎樣依靠羣衆建設學校……

向又新
王德富 (七九)

依靠羣衆辦好小學的實例……

李善倩 (八五)

中心小學如何在業務上輔導民辦小學……

金全才 (九〇)

東北民辦小學重點調查報告

東北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經過土地改革和民主建政，經濟生活上升了，政治覺悟提高了，隨之對文化的要求也愈益迫切；而政府在以全力從事生產建設之際，雖然同時撥出大批經費，設立許多學校，還是滿足不了羣衆子弟入學的要求。在這供不應求的時候，民辦小學就應運而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東北人民政府發佈了扶植獎勵人民辦學的指示，各地民辦小學更加雨後春筍一般蓬勃地發展起來。根據不完全的統計，遼東、遼西、吉林、松江、黑龍江、熱河六省和瀋陽市郊，共有農民興辦的村學二、八五八所，學生二〇五、六八六名；而且這個數字還在繼續不斷地增加中。

爲了解羣衆辦學的具體情況，東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會派了一個觀察組，到遼西省作重點調查。根據調查研究的結果，是有充足理由相信：民辦小學是新民主主義教育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對於解決農村兒童失學問題，有很大的幫助——它是完全可以發展起來的。

一 我們有了羣衆辦學的經濟條件

辦學校就得花錢，而遼西省在過去是出名的『底兒苦』，一九四八年鬧水災、蟲災，只有三成年景；一九四九年又是春旱秋澇，有些地方顆粒無收。即以新民縣屬六區而論，全區內有五條河流

過，前年遭到了嚴重的水災。政府組織農民生產渡荒，號召「不許餓死一個人」；去年各處都修上了堤，普遍獲得八成豐收，副業生產又搞得好，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家家除掉吃的還有餘糧，並且穿上了新的棉衣，這就給我們開展民辦校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下面是我們根據調查所得的兩個村、一個屯的全年收入情況：

(一) 宋家街村（屬新民縣六區）

全村四三七戶（僱農七五戶、貧農一五八戶、中農一七二戶、地富三三戶），二、一六二人，其中整勞動力九五六個（半勞動力兩個按一個計算在內），佔全村人口百分之四四強。土改時期每人分得地四畝，去年播種面積一、二三二垧（每垧十畝），每垧地常年產量一、六〇〇斤（五〇斤一斗），全村共打原糧一、九七一、二〇〇斤，除去百分之二十的公糧（三九四、二四〇斤）和全村全年口糧（大小平均，每人每年以五〇〇斤計，共一、〇八一、〇〇〇斤），尚餘四九六、〇〇〇斤，核每斤三千元（係東北地方流通券，每九元五角折人民幣一元，下同），值十四億八千八百萬元。

該村副業收入相當可觀。全村粉房六九戶，豆腐房和豆腐乾房七二戶，每戶每天能賺五萬元，全年共收入二十五億三千八百萬元；用粉渣、粉水、豆腐渣、豆腐水喂豬，每年還能收入十五億元。

編蒲包（十二月——三月）：每戶每天編四〇個，每個能賣一千五百元，合六萬元，每月收入一百八十萬元，四個月可收入七百二十萬元。全村三五戶，共收入二億五千二百萬元。

編荳子（十二月——三月）：每戶每天能賺五萬元，每月收入一百五十萬元，四個月可收入六

百萬元。全村十五戶，共收入九千萬元。

編蓆子（十二月——三月）：每戶每天能賺六萬元，每月收入一百八十萬元，四個月可收入七百二十萬元。全村十三戶，共收入九千三百六十萬元。

編草帽（一月——三月）：估計全村有三七五戶，八〇〇人參加編草帽工作，每人每天能編七頂，每頂能賣一萬元。但因原料有時不足，銷售市場也有限，所以每季只能生產二一、八五〇頂，共收入二億一千八百五十萬元。

以上農業收入和副業收入，除繳納公糧和自用食糧外，尚餘六十一億八千零十萬元。

（二）興隆山屯（屬新民縣六區潘家村）

全屯一三三戶（貧雇農九二戶、鐵路工人一二戶、中農一五戶、地富一三戶），五五六人，其中整勞動力約二〇〇個，佔全屯人口百分之四〇強。土改時期每人分得地四畝，去年播種面積二三〇垧，每垧地常年產量約三、〇〇〇斤，全屯共打原糧六九〇、〇〇〇斤，除去百分之二十的公糧（一三八、〇〇〇斤）和全屯全年口糧（二七八、〇〇〇斤），尚餘二七四、〇〇〇斤，值八億二千二百萬元。

該屯是有名的「柴火窩」，大部分人家以打柴為主要副業；除打柴而外，另有編條筐的一三戶，編蓆子的三戶，作小生意的六戶。每年入伏至伏末（七月初——八月末），一個勞動力每天可打三十斤白條（每斤五千元）；此外農閒時間可賣劈柴（五〇捆二十萬元）、木料子（一百斤八、九萬元）、秋板（十捆三、四萬元）等。每年副業生產時間按四個半月估計，一個勞動力每天平均

收入四萬元，全年可收入五百四十萬元，全屯二〇〇個勞動力，共收入十億八千萬元。

以上農業收入和副業收入除繳納公糧和自用食糧外，尚餘十九億零二百萬元。

(三) 芭牆子村（屬新民縣十三區）

全村二八七戶（僱農六一戶、貧農一二二戶、中農二〇四戶、地富一〇戶），一、四八六人，其中整勞動力約六〇〇個，佔全村人口百分之四十弱。土改時期每人分得地二畝六分，去年播種面積七六〇垧（另有外地一七〇垧未計在內），每垧地常年產量一、〇一九斤，全村共打原糧七七四、四四〇斤，除去百分之十五的公糧（因該村歉收減徵，計一一六、一六六斤），尚餘六五八、二七四斤，全村全年口糧需七四三、〇〇〇斤，而祇不足八四、七二六斤，折二億五千四百一十七萬八千元。

該村副業收入依然佔主要地位，現在有一二〇人打冬條，四個組（每組多則七、八人，少則五、六人）編蒲包，兩個組編簸籬，四個組打黃皮子，一個組（一八人）拉網，此外的人多數去打柴；婦女們有的做鞋，有的紡線；現在已經組織了七個鞋工組，動起來的紡車也有三十多架。每年副業生產時間和每個勞動力平均收入均與興隆山屯相同，全村六〇〇個勞動力，共收入三十二億四千萬元，除彌補食糧不足外，尚餘二十九億八千三百五十二萬七千元。

除食糧而外，每個農民生活所需每年以兩套單衣（用布二丈四尺）、一套棉衣（用布二丈八尺、棉花四斤）、四雙鞋（用布八尺）、十斤鹽、四斤油計算，按照市價共需二百零六萬六千元，兒童約佔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四十，按成人的標準折半，那麼宋家街村，除支出三十五億六千五百八

十六萬元外，淨餘二十六億一千四百二十四萬元；興隆山屯，除支出九億二千七百萬元外，淨餘九億七千五百萬元；苞籬子村，除支出二十四億五千九百六十四萬元外，淨餘五億二千三百八十八萬七千元。

現在農村小學經常費每班每月二百萬元（包括工薪及辦公費），全年共需兩千四百萬元，在不妨礙生產的原則下，祇須拿出百分之五來，宋家街村就可辦五個半民辦班，興隆山屯就可辦兩個民辦班，苞籬子村也可辦一個民辦班。以上兩個村一個屯中，宋家街村經濟條件較好，興隆山屯次之，苞籬子村最差，可以代表三種不同的類型。其它區村可能也有類似苞籬子屯情況的，但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地坡薄打糧少的地方，副業生產就相當發達。如曹家屯、四海屯等處，都是依靠打獵、捕魚作為主要收入，而農業收入反而降到次要的地位了。因此，我們不能只以土地生產品來作為估計農村經濟的唯一標準。由此可見：農民在打倒壓在身上的封建剝削之後，其經濟潛力是異常巨大的，如果真正發揮出來，就能夠辦很多事情。經過我們到各區村算過細帳，老鄉們都勇氣百倍，如宋家街村的黨支書杜得山說：『去年比前年光景好，今年一定比去年的光景更好，這都是共產黨、毛主席給咱們的。咱村去年是修堤模範、參軍模範，現在還要再爭取作個興學模範。』興隆山屯組長張惠臣說：『只要手多動幾下，多打一捆柴，多搗一遍場，什麼都出來了。不要說辦一班，就是辦兩班、三班也沒有問題。』

二 我們有了羣衆辦學的政治基礎

有了錢沒有羣衆支持，學校還是辦不起來。遼西省一九四八年冬天才全部解放，在人民政府領

導下不過兩年，但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翻身之後，迫切要求文化上翻身。新的農村裏產生的新人，就是我們發動羣衆辦學中的主力。

宋家街村現有公立小學一所，只有四班初小；該村南距營房完小十二里，北距盧屯完小八里，東西兩頭沒有完小，現在有十數名高小生，要跑到八里外去唸書，非常不便；本學期初小畢業生四十多名，幾乎全部要升入高小；此外該村失學兒童將及百名。在前年災情最嚴重的時候，大家自願節衣縮食，建起十二間校舍，校舍蓋好後舉行落成典禮，到會羣衆三百多人，看後頗覺滿意。當場就有老鄉表示：『來年（指一九五〇年）要比今年強，一定再蓋它十二間。』去年十月到十一月間，果然又自動集資集料蓋了十二間教室，準備擴大學校，成立高級班，解決兒童失學問題。因為政府受了經費的限制，暫時還不可能增班，在村人民代表會議上才決定自辦。最初村幹部對籌募基金的信心不高，估計最多可能籌到五千元。爲了普遍發動，在羣衆大會之前，先由黨支部書記、村長和軍屬委員分別在黨團員、村幹部、軍屬中進行醞釀，用掘老根子的方法說明辦學的必要性；同時學生動員家長，在外軍人、幹部又經常寫信鼓勵弟妹念書，也起了推動作用。所以在羣衆大會上，不等村幹把話講完，就紛紛地說：『道理我們早知道了，咱這村窮人過去好幾輩子不識一個大字，今天自己當了家，寧肯少穿一尺布，少吃一碗飯，也得把學校辦起來，不然不但對不起毛主席，也對不起孩子。』五十多歲的烈屬陳德瑞首先舉起手來說：『我寫頭一份，拿一百萬！』七十多歲的軍屬孫和儒老太爺說：『我四個兒子，有三個參軍啦，剩下那個是鐵路工人，家裏只剩我們老兩口子，也能過得去，多搞點副業，多檢幾筐糞，多打點糧食，拿幾個錢辦學校，那算得了什麼，我情願拿九十萬元。』軍屬王玉芝在家奶孩子睡着了，開會時沒有通知她，當她聽說開會討論

辦學的事，埋怨同院住的人說：「這個好事怎麼沒招呼我一聲！」於是急忙抱起孩子去找村幹部寫了二十萬。榮軍關慶和新結婚成家，小日子過的騰騰直上，他第一次拿四十萬元，呆一會兒他又添上一付牲口套，第三次又給一隻老母雞和一口豬。僱農劉潤德和貧農曹義，因為現在生活已經改善，就把原先政府貸給他們的膠輪車轉讓出來。僱農李振東，他頭一次寫三十萬元還嫌少，又把他翻身時分得的一架鐘送給學校。中農關宏彬同他母親一塊去開會，他雖寫了五斗苞米，但老太太埋怨她兒子寫的太少，最後把她自己餵的老母雞送給學校一隻。在學校當了多年工友的趙春伯，今年六十多歲了，他兒子已經拿了三十萬，他自己堅決要再寫五十萬，衆人因為他收入不多，經過一再勸止，結果還是出了三十萬元……。大家都爭先恐後，有錢出錢，有糧出糧，有物出物，這樣不到四五小時，就集了大缸九口、地缸六口、大鍋四口、小鍋一口、池盆三口、鍋蓋兩個、豬槽和食槽各一個、鶩子十盤、小豬五個、穀囊一個、老母雞五隻，折價二千一百一十五萬元，現款和糧食一億二千二百八十六萬元，超過原定計劃將近三倍。少數無力出錢的人，也自願出工，編蓆子、編鶩子來幫助辦學。該村羣衆會上書楊易辰主席和仇友文副主席，報告他們集資集材辦學的經過，得到了楊仇二位主席的覆函嘉勉。新民縣教育科也打算獎給該校大風琴一台。他們用這筆基金開設粉房，兼養豬、養雞、拉脚，用贏利來發展學校，現已花了一千一百萬元買了一匹四歲口的小磨驢，花了六百八十萬元買了一頭六歲口的大驢，房子已找妥，磨也收拾好，今年一月起就開始出粉了。

興隆山屯原有公立小學一所，兩個初級班。去年春季整班併校時，要把學校遷到潘家崗子去，羣衆不同意，結果遷出一班，留下一班，羣衆便自動成立一班。去年秋季因為上學的人數增加，又接着成立一班。現在有一個公立班，兩個民辦班。該屯現有高小學生十二人，要跑出十八里外念

書，估計今年念高小的還要增多。在一次羣衆會上大家決定成立民辦高級班，已經在去年秋天蓋了四間教室，當時正值秋收，爲了怕影響生產，以行政組爲單位分工進行：一組打地基、拉房架；二組砌磚底子、抹牆；三組墁牆；四組上房蓋、鋪秫秸、壓土。每戶平均出四、五個工，木工四十九個，都是自願獻工，僅伙食錢是大家募集的。建築材料沒花一個錢，木料是羣衆湊的，碎磚是柳河溝車站送的，釘子是鐵路上的廢鐵條打的，不到幾天工夫，就把四間房蓋好。最近看了宋家街村的樣，也準備籌集三千萬元基金開豆腐房辦學。

高家村王家窩堡屯原有公立小學一所，因距附近完小僅一里半地，去春區政府計劃將該校併到完小去，但羣衆不同意，情願改爲民辦，現有三個年級的複式班一班。原來校舍是富農的四間平房，上房是學校，下屋住的是富農。學校沒有操場，每天孩子們都不能運動，羣衆紛紛建議：『學校不能和富農住在一塊，地富都沒有好心眼子；找個好地場給學校蓋個校舍。』雖經村幹部再三解說：『上級怕咱們負擔重，遲一下再說吧！』但羣衆却認爲：『去年大水，咱們吃糠嚥菜都沒叫學校垮，今年這樣好年景，怎麼還能不蓋校舍好好辦呢！』這個意見終於在村人民代表會討論通過，由十月起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四間嶄新的校舍就蓋成了。這新校舍的主要木料，如大梁、檩子，都是土改時期遺留下來的勝利果實，柱子、椽子都是羣衆湊集的。除蓋了四間校舍外，還用夏天修河堤分得的糧食，僱了木匠，把剩餘的木料打了三十套桌凳和一些運動器具。修建時，說要拉土啦，羣衆馬上就來了十五輛大車，三天就拉完了，而且是一色鹼土。爲了堅固耐久，特意打下一尺五寸深的地基，並挑好秫秸作頂棚，教室裏都修上了火牆，操場上豎起一根大旗桿。類此情形很多，僅以新民縣六區而論，去年各村羣衆新建的校舍，就有一百五十來間之多，有的村羣衆修蓋校舍帶

有盲目性，但總可以看出羣衆對辦學的熱忱是很高的。

羣衆辦學的熱情還表現在對學校與教員的愛護方面。如顧家村趙家窩堡屯老鄉，怕教員冬天冷，特意在學校教室旁邊修理一間房子，打火坑，生活上予以很大的照顧，好使教員安心工作。曹家村茶棚屯的老鄉，也修理了學校教室東頭一間閒房子，抹了牆，打上火坑和鍋灶，替教員把老婆孩子都接來，並一致通過把學田所分得的秫秸送給教員燒，最近又給收拾了兩大車柴火。有的老鄉吃點什麼也忘不了教員，如黃老大娘（貧農）做黏豆包時，一定趁熱給教員揀一碗送去；每逢新鮮蔬菜出來，也必先給教員送點去。別人問她爲什麼要這樣做，他說：『我吃什麼也忘不了老師，只要他把咱孩子教好，那比什麼都強。』教員經常收到羣衆送來的禮物——大醬、青菜、餛飩……他們感動地說：『老鄉們待我比親娘都好，教不好孩子們，那怎麼能對得起大伙這一片真心實意』。

此外，新民六區的四家村（原有一班，學生九二人）、柳河村小竹屯（原有一班，學生七七人）、劉爐村田家窩堡屯（原有一班，學生七七人）、賈家窩堡村小魏屯（原有一班，學生一三六人）、木蘭村藍家窩堡屯（原一班，學生七九人）、湯權村湯屯（原有一班，學生九二人）等六村羣衆惟恐學生多，教員教不好，都經過了長期醞釀，召開了羣衆大會，決議增班；現在經費、桌椅、辦公室、教員宿舍都準備妥當了，只缺教員。劉家窩堡村羣衆急的等不得，派代表找區長兩三次，催促趕快給派教員去，好早日分班上課。

我們在農村的幾天中，所看到、聽到的這一類的動人事例是不勝枚舉的。經濟條件最差的苞籬子村，只有一個民辦班，他們希望一九五一年內能由政府接辦。但當我們說明政府財政的困難後，他們仍然表示：『那怕多打兩天柴，也得想法把學校堅持下來，絕不能再讓孩子們失學。』羣衆這

樣如火如荼的辦學熱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舊社會他們不但在政治上受壓迫，在經濟上受剝削，就是在文化上也是受著蒙蔽與愚弄的。以高家村王家窩堡屯為例，該屯在一九二二年有一個私學館，後來城裏設洋學堂，禁止開私學館了，就把姓富的老學究抓去，連校董也被狗腿子拴在馬頸子上，死拖活拉地『撈』到盧屯。僞滿跟蔣匪統治的時候，那就更不用提了。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解放後，在人民政府領導下，才成立了該屯有史以來的第一所學校。昌圖一區王家村貧僱農，沒有一個識字的，窮人們挨了一輩子苦。一九四八年正月剛解放的時候，羣衆自願拿錢開了兩個班，一百二十多名學生，其間我軍因戰略關係，一度主動自該地撤退。地主壞蛋們說：『窮棒子窮命，還想高口味。』把熱心辦學的積極分子石玉煥逮到金銅街打個半死，後來屯裏人才把他保出來。第二次解放後，曾開三個班，後來發展到四個班，一直堅持到現在，得了好幾面錦旗，並獲得模範校的稱號。農民們就從這些血淚的經驗中，身受到睜眼瞎子的痛苦，今天已經翻身了，他們怎能不迫切要求提高文化呢？這種羣衆內在的自發力量，就是我們提倡羣衆辦學的政治基礎。

三 發動羣衆辦學中的幾個問題

我們這次調查工作之所以選擇遼西，那是因為遼西在東北說來是新區，老區解放後已達四年，它解放才不過兩年，政治基礎較北部薄弱；而且有一部分土地是沙地和鹼地，只適宜於種植高糧作物，這就是說經濟條件也不太好。但是，就在這些不利的條件和連年災荒中，農民仍然辦了四三六處學校，共八九五班（大多數附設於公立小學內），學生四六、一〇四名，教員九四七名，已經佔公立農村小學的百分之八·五三，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其實像宋家街村和興隆山屯，是一個普

通的村子，這樣的村屯，在遼西，更擴大一點說在全東北，可能是很多的。我之所以不憚煩瑣地列舉很多數字，引證不少事實，也在說明這一點：在廣大的農村中，我們已經具備了羣衆辦學的經濟條件與政治基礎，這就要求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和教育工作者重視這些事實，並把它當作領導和掌握民辦校的依據。離開了這一些而侈談民辦校該不該辦與不可辦，那是不切實際的。

在發動羣衆辦學的工作中，還要注意哪些問題呢？

第一、羣衆有了辦學熱情，這是好的；同時還需要有經常性的組織，熱情才能得到鞏固和持久。現在各村屯都設有愛校委員會、校董會、教育委員會一類的組織，一般的由三人到五人組成，主任和委員都是羣衆中比較有威信和辦學的積極分子，由他們來負責經營管理學校，學校和教員有什麼問題，便向他們提出求得解決。愛校委員會不能解決的問題則提交村人民代表會或羣衆大會上來解決。如高家村王家窩堡屯的愛校委員會是由這些人組成的：

主任 趙百富：四二歲，中農。

委員 葉寶林：四六歲，貧農。

王國臣：四十歲，貧農，軍屬。

他們給教員的工薪從不拖欠，在去年八月漲大水的時候，愛校主任趙百富借了四匹馬、兩頭驢，騎着大水，親自把教員工薪運送去。他每天早晨賣完豆腐，擱下盤子，必得到學校看看缺少什麼。發現窗戶被風吹破了，就親自到集上去買紙，回來幫助學生糊上，並且給塗上油，使教室得到充分的光線。

潘家崗子村興隆山屯的愛校委員會是由這些人組成的：

主任 張惠臣：四一歲，貧農，軍屬。

委員 徐德發：二二歲，貧農，村公安委員（黨員）。

崔 俊：三三歲，工人，柳河溝車站工會主任（黨員）。

王德山：三四歲，貧農。

張寶德：四一歲，貧農。

愛校主任張惠臣住的地方和學校僅一牆之隔，他不論忙閒每天總得到學校看看。有一次看到教員的柴火燒的剩不多了，沒等教員講，就親自套上小車到街上喊：『咱們教員沒有柴火啦，誰給就往車上扔吧！』不一會只鐵道北幾十家就湊了四百多捆。學校日常缺個零星東西，如紙張、燈油等，他經常由自己家裏拿來；有時把大家慰問他的東西，也送給學校用，所以頗得學校教師與學生的信仰。

這是屬於積極性的例子。反之，也有個別村屯最初當羣衆熱情高漲時，校舍蓋起了，教員也請來了，但是因爲沒有組織或組織不健全，教員有事不知向誰商量好，甚至工薪也得自己挨家挨戶去收，幾個月收不到，教員沒飯吃了，學校也隨着垮了。

第二、事實證明：有計劃、有步驟地開闢基金來源，使它在任何情況下，不致枯竭和斷流，是堅持辦學的中心環節。目前民辦校的經費，一般地來說，還是不夠鞏固的：有的是臨時湊集，雖然爲數無多，却使羣衆感到不勝其煩，特別是在青黃不接的困月，常常不能收齊。如北鎮二區傅屯民辦小學和五區瓦房民辦小學，教員四五個月未領到工薪，這就動搖了堅持下去的信心。有的是按地畝負擔，如苞牆子村，每垧地每月三千元，一月齊一次，這種方式也值得考慮。因爲土地收入並不

是農民的全部收入，有些地區甚至不是主要收入，並且也很難判斷是否羣衆的真正志願，它不足以鼓勵羣衆辦學的高度熱情。今後可以宋家街村的方向爲方向，宋家街村的作法，是一次集中了一億四千四百零一萬元基金，用合作社的方式經營粉房，現在每天磨三斗糧，能賺十五萬元，全年共賺五千四百萬元。粉渣和粉漿可喂八口肥豬，一年能喂出四批，共賺四千萬元；另外並喂四口老母豬，一年能下兩次小豬，按最低標準估計，共下四十個小豬，每個賣三十萬，共賣一千二百萬元。現有的三垧學田地，一九五一年準備自耕，能打十多擔糧食，約值一千五百萬元，以上全年共收入一億二千一百萬元；還有兩套大車一輛，除耕種學田地生產之外並可拉腳，此項收入尙未計算在內。除去三名工友的工資和牲口草料等消耗外，淨剩純利七千八百一十六萬元，以此來支持兩個高級班，是綽綽有餘的。這種保證學校開支，作長期打算堅持辦學的精神值得表揚的，這種辦法值得加以推廣。

第三、教員對於一個學校有決定性的作用，熱心爲羣衆服務的小學教員，是光榮的革命幹部，政府、黨和人民應該重視和盡力幫助他們的工作，特別是今天民辦學校的教員，其待遇一般地低於公立小學的教員，平均祇有七十工薪分（每分分值約合高粱米三斤），甚至有時一拖數月，三個教員合用二個教員的工薪，在這種情況下，仍能堅持崗位，其精神是值得稱讚的。但有的教育行政機關對民辦學校和民小教師扶持與領導不夠，如昌北縣有的區開教師聯合會也不通知民辦學校教員參加。該縣四區教育助理下鄉工作，幾次路經民辦小學門前也未進去看看，這就造成了一般教員誤認爲「民辦學校教員，不是正式教員」。民辦小學教員也發牢騷：「我們是教員中最低的一等。」如曲家村獐子洞屯民辦小學教師秦國玉，問她爲什麼沒參加教師聯合會時，她說：「咱民辦學校教